

死在書堆下 浮浮生

天空是藍色的，血在流著。雖僅一扇窗，仍能看到無瑕的蔚藍天空，外面的世界一定風和日麗。身體多處感到疼痛，但弄不清是壓著雜物之處還是被書壓著的地方作痛。依稀記得一聲霹靂，一箱箱書如泰山壓頂，書本紙張如天女散花般鋪天蓋地。跟著天旋地轉，昏過去。嗅到血的腥味，傷得有多重？嗅到書本紙張的香味。糟糕，還有很多箱書要整理，待搬到石峽尾去呢！希望快點有人到來拯救，好讓我在新年到來前整理好。糟糕，沒有很多人知道我在這裏，平時沒有與人交往。吃飯，睡覺都是一個人，或是累得在貨倉裏睡著，恐怕沒有人知道我這裏發生意外。糟糕，門已上鎖，就是有人到來，也不知道我困在這裏吧！

天空是藍色的，血在流著。疼痛很像減輕了些，依稀醒過來，再昏掉，很像見到星光，弄不清楚是幻覺，做夢，還是真實。嗅到書香，滿室的書，記起那些書展，一次一次的書展，從香港到台灣，學校，商場，到會議展覽中心。一團隊的工作人員到只剩自己的單打獨鬥，他們都說我是超人。其實我有武功底子，亦是太極高手，只要慢慢的搬動，雖汗流浹背，就當是運動好了，正好約束我過胖的身軀。唉！要不是我忙於把工作完成，強忍著晚一點才吃飯，弄至手軟腳軟，這些書如何壓得住我？動彈不得。要不是捱了兩晚夜，憑這一點點已習慣的重量，能壓得住我嗎？要不是醫生說我積勞成疾，這些我揭過無數頁的書，能這樣羞辱我嗎？糟糕，我實在忍

不住要撒尿了，以後只要感到需要，我一定停下工作往衛生間去，不再拖延，這次如何有面目見人？

天空是藍色的，血在流著。萬籟俱寂，依稀曾聽到街外嘈吵的聲音，但沒有人敲門，沒有叫喚，只嗅到書香及見到滿室的書，一本一本的書盛載著無限的智慧，偉大的心靈。聽過無數的讚嘆，來自相熟的、陌生的、同行的、知識分子、教授、甚至外地專程到來的，說我有眼光，很會挑書，很專業。雖然嘴巴謙虛，仍忍不住心中的沾沾自喜，正是這些讚嘆，使我能堅持忍耐，甚至不怕虧損去出版一系列頂級的書，惹來更多的讚嘆，催使我出版必虧本的數種雜誌，可這些都是我心頭好，幾經掙扎，千辛萬苦才催生這些子女，無奈先天不足，後天失調，眼巴巴看著心愛夭折，那些讚嘆實彌補不了心中的創傷，殘留下來的，雖屢經勸誡，仍不忍割價賤售。但最心痛的是見到那些多年顧客，從此退出江湖：有不再買書的，有只顧搵銀的，有移民的，有失蹤的，有轉到別處購買花巧、功利書的，最要命是改看那些八卦、私隱書，也有偷偷瞞著我往網上購書，卻怪我人變了，不再熱誠，甚至不友善。其實變的是他們，別看他們年青時充滿怒吼，咒罵，或是正義，高風亮節，竟俯首甘為孺子牛，或屈服地裝出慈祥的笑容，昔日的夢想，壯志不再，顧左右而言他。糟糕！我獨力出版的唯一依靠——電腦，不知有壓壞否？早說過這些纖巧的工具應該放到較好的地方去，唉！只要經濟好點，我一定趕快辦。

天空是藍色的，血在流著。今天是什麼日子？我默在這裏多久了？為什麼還沒有人來啊？快點讓我出去，我正構思一個虛擬經濟計劃，如果成功的話，可購買一個比這裏大多倍的物業，除了自己多方面經營外，我更會預留部份給有理想的人去實踐他們的文化大業，不收取分文，希望各方英雄好漢在此聚義，熱熱鬧鬧。那些偷書賊便沒有機會趁我去洗手間時將書從窗口拋下街給接應的盜賊。女朋友也會因手上有些東西而不會妒忌書離我而去。糟糕！我要趕快出去，到銀行辦理存錢，免得開出的支票因存款不足而退票。那麼，向政府在石峽尾租賃的文化中心單位，可能會被取消，重出江湖的希望將成泡影，很多新知舊雨將會失望。新年快到，我要趁此機會見很多人，宣布我重出江湖的計劃，讓他們驚喜，讓文化得以久延，對有心人，我會透露其他大計，集思廣益，或許聽到更多讚賞。不再作一人戰爭，這次要轟轟烈烈，廣納英雄義士，名垂千古。

天空是藍色的，血在流著。依稀聽到門外大廈管理員的吵嚷：啊！怎麼會這樣臭，是腐臭啊！

曾經有一個出家人顧客對我說：「眾生都在輪迴中頭出頭沒，仿如大海中浮沈。菩薩陪伴眾生輪迴，只為一個心願：普度眾生。文學，也是你未了的心願，為了利益眾生，你會多生多世實踐你的願望。」

我突然有所領悟。忽聽門外吵吵嚷嚷，大廈管理員的聲音道：「是這裏，警察先生，是這單位發出惡臭。」

遠處傳來救護車的聲音。

（迴向給那些為法，為夢想，為理想而犧牲的人）